



大会

第五十五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十九次全体会议

2000年9月16日星期六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主席： 霍尔克里先生 (芬兰)

下午3时开会

议程项目9(续)

一般性辩论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现在请卢森堡代表团团长休伯特·沃思先生阁下发言。

沃思先生(卢森堡)(以法语发言): 卢森堡副首相兼外交部长莱迪·波尔费尔女士很遗憾必须缩短在纽约的行程。她请我代替她发言。

千年首脑会议让我们听到了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声明。这次独特的会议使世界各国有机会重申对我们组织的承诺,鼓励各国作出共同努力,让每一个公民都可以自由享有体面生活,并为个人及其社区的自我实现铺平道路。

主席先生,我要对你就任大会的新任主席表示祝贺和赞赏。我们还要感谢你的前任西奥-本·古里拉布先生,他在担任主席期间充满了活力。

我们的秘书长不断强调,本组织的工作急须创新,并保持持续不衰的速率。我们也要赞扬他、特别要鼓励他继续开展其工作。

我要在今天发言中将要强调的是卢森堡在千年首脑会议上传达的信息中已经表明主题。法国外交

部部长于贝尔·韦里纳先生与欧洲联盟名义所作的发言充分反映了我国的观点。

1999年,我们重申了卢森堡政府参与欧洲和联合国事务的主题及其确保国际团结的承诺,我国在2000年已经达到联合国制定的官方发展援助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7%的目标,就证明了这一点。今年是一个进一步宣传分担责任原则的时机,因为世界既要面对暴力和发展等固有挑战,又要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最新挑战。

全球化给我们带来成就,也给我们带来忧虑。它是矛盾的,需要通过适当的手段加以管理,推动其转向均衡发展。没有对适用规则的共同定义,全球化就可能带来痛苦和动荡。但使用暴力将会损害发展。这是1996年以来,世界军火销售引起的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人类持续通过暴力自相残杀,只会令人感到悲伤。然而,我们不能因这种消极的态度而对世界的现实无动于衷。武装冲突的数量实际上减少了,从1992年的55起降到1998年的36起,但仅仅这一统计数字并不能解释这一减少为什么会发生。我们应当注意另外一个统计数字:1974年到1999年期间,有113个国家从专制体制转向多党制。比统计数字更有意义的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事实,即谈判进程的数目增加了,谈判成功的关键往往在于采取了全新的形式,在以往存在僵局和充满仇恨的地方实现了和平共处。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C-178)。更正将在届会结束后编成一份单一的更正印发。

东帝汶、索马里人在吉布提举行的会议以及南北朝鲜之间的对话是最近的一些例子。尽管存在一些明显的困难，这些积极的事态进展以其数字和多样性表明，预防冲突是一个正在贯彻中的战略。我们必须加强这一预防战略，推动其产生长期成果。当然，还出现了许多挫折，我们绝不能无视困难。尤其是在科索沃，不宽容行为导致了人们闭目塞听，甚至那些本身也尝遭受压迫的人也是如此。心理学告诉我们，以往的受害者不能保证永远不会成为刽子手。我们必须结束这一恶性循环，制止肆无忌惮的犯罪。特别代表贝内特·库什内尔和其他为扫除阴霾而努力的人给我们带来了希望，这将产生成果。冷战结束时，我们或许因激动而产生了希望。今天我们看到，我们已经有了坚实的基础：除了学术性研究以及思想的觉醒外，人们采取了具体行动。我们感谢在这一领域中作出努力的组织和个人，那些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的人希望得到他人支持，并希望获得必要的手段。

但我们的主要责任是不可让需要得到直接援助的人的希望落空，这些人包括受害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这些人得不到法治的保护，甚至失去谋生手段。管理上的效率低下导致了对环境目光短浅的利用和极度污染，这种现象必须得到扭转，我们必须确定和承担责任。

我们如何能够相信，人们会对灾祸漠然置之，而国际团结精神却难以推动人们去分析事件的原因？

不能听任恶有善报。在全球化时代，这一概念必须从理论走向实践。信息不断扩展，创新不断出现。国际法可能落后于某些技术，但它正在发展中。例如，千年首脑会议极大地促进了普遍参与多边条约的总体结构。另一例子是设立法庭，审判战争罪、种族灭绝罪或反人类罪。在设立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刑事法庭后，一些国家正在考虑设立法庭与联合国合作。国家法院有其制度化的诉讼程序，如此一来，就结束了有罪无罚的时代。卢森堡是批准罗马《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第 18 个国家，该一规约将在另外 11 个国家批准后生效。

在民主制度中，法治得到实行，但政治行动对民主制度的发展至关重要。联合国通过 1990 年代的主要会议及其后续行动清楚表明，这类会议同样也是法律的重要来源。会议产生的方针推动了国内法的制定，二者交织在一起，促成了一个巨大的、国际公认的网络。今后的行动，包括反对小型武器的运动、发展筹资和反种族主义世界会议都将有助于促进法治。稳定但并非一成不变的、透明的和受制于民主制度的法治，显然是发展的一个最为可靠的支柱。

但国际社会和联合国还将树立其他支柱，作为世界结构的一部分，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我们将不再受贫穷和暴力的威胁。我指的是需要关注平等、积极采取预防行动以及对合作保持开放态度。

就受害者的绝对数目而言，并就概念而言，已接近尾声的这一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一个世纪，因为它导致了开发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尤其是，人们看到了一些规模空前的种族灭绝，而这些行动是出于公开的最卑鄙的种族主义动机。必须研究是哪些机制导致这些偏离人性的行为，因为我们必须拒绝并制止此类毁灭性现象再度发生。

我们的结论是我们应当保持记忆，这就意味着我们应避免无知，始终铭记以往的教训。欧洲联盟国家之所以对仇外心理、种族主义和排斥他人的行为非常敏感，是因为我们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再度陷入病态的仇恨。一个人口日益增加的欧洲，一个从东部延续到南部的欧洲，必须有决心继续保持开放。

卢森堡由于处在法国和德国文化的交叉点，并由于长期以来的移民影响，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实验室。其公民的道德观促使他们尊重他人及其个性。随着主权、独立和发展成为我们国家的现实，我们严格遵循了平等的原则，无论是个人的平等还是国家的平等。

所有国家都有责任揭露任何侵犯他人的倾向。遗憾的是，在每个大陆上，都可以看到分裂和缺乏对个人价值的尊重。就在 5 年前，世界悲痛地看到在波斯

尼亚和卢旺达发生了最为残暴的种族主义罪行。这类罪行必须得到制止，因为它们导致了偏见的盛行。我们必须积极承担责任，消除这种恶性循环。

尊重平等要求我们不可将独立作为一种托词。实际上，它要求我们相互之间成为伙伴，承认我们各自利益的合法性。由于欧洲联盟的进展，相互依存关系取代了其成员国的传统主权，其积极影响是巨大的。在 2000 年，我们看到的不再是抽象的独立，而是具体的合作。

考虑到使大多数国家受到制约这种现象的严重性，安全理事会在 2000 年将很多时间用于审议非洲问题。这些危机中，有些是因掠夺自然资源而火上加油。国际社会对这些事件作出的重要反应令人鼓舞，但归根结底还要消除这些情势。在这些问题中，我要提一提安哥拉、塞拉利昂和刚果民主共和国问题。

这些灾难和其它一些发展、尤其是东第汶、黎巴嫩南部以及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边界等发展，导致了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大增。但这些活动缺乏资源，致使维和行动和信誉受到影响。维和行动不是一种威慑，相反，却成了一种托辞。

我希望本届会议能够通过有力的措施，使布拉希米先生为主席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小组的建议得到执行。资源的缺乏不应是不可逾越的障碍。此外，可以作为关于本届会议维和经费分摊比额这一议程项目的一部分来考虑这一问题。但事实上，这些活动归根结底是旨在维持停火的行动。实现和平需要其它努力，首先是防止冲突的意愿和避免冲突重新爆发的决心。

在作过研究、热情的讨论和辩论后，在最近安全理事会和大会防止非洲冲突委员会内进行辩论后，我们是否发现有现在就采取行动的足够意愿？如要表明防止冲突的坚定决心，就必须有这种重要的整体意愿。

在有关方面表明无法避免冲突的情况下、在能够清楚预见到对个人尊严的攻击和将要产生实质性后

果的情况下，人类团结至关重要。面对危险而漠然置之和不施以援手，不符合对我们智慧的现实的普遍认知，这种智慧同知识的传播并驾齐驱。

这是一个道德问题，但也是一个知识和技术资源问题。卢森堡打算建立一支民事行动团参与人道主义特派团和人的发展特派团。卢森堡将向联合国建设和平基金拨款，卢森堡正在参与维和行动和重建特派团。

防止冲突的意愿意味着，应该具有从许多办法中进行选择的能力，这些办法能够阻止那些由于无知或挑衅而进行侵略的国家。在暴力爆发前就能拿出这种防止冲突的意愿，可以更有效地管理争端。在过去 8 年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少数民族问题高级专员马克斯·范德尔斯图尔先生采取的审慎行动充分证明，55 个欧洲国家和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信任他，他的行动产生了重要的成果。

在人民在孤立中挣扎时，外部合作和声援可以消除最困难的障碍。值得称颂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0 年人的发展报告》强调，防止冲突、全面民主和尊重人权是防止一些国家由于无法得到全球经济和全球技术的好处而财富耗尽的重要手段。

安南先生和布拉希米先生提请我们注意，为减少贫困和确保发展的牢固基础采取的的每一个行动，都是防止冲突的一个步骤。这是发展的关键之一，是建立信任和减少贫困的十分可靠的办法。它是我们必须挑起的责任。

只有外部合作本身不构成障碍时才能进行这种努力。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努力导致问题和抵触的产生。但不受欢迎的合作是没有意义的。不幸的是，不信任和某种自尊往往占上风，导致一种堡垒心理。这反过来可能导致过分强调身份问题，也可能导致产生心理障碍。

1999 年土耳其发生极可怕的地震时，希腊给予了援助。这一姿态和土耳其接受这一姿态，大大改变了一向十分困难的双边关系。这种自发的积极发展是由

于外交部长帕潘德里欧和杰姆了解过去造成的互不信任带来的持续的伤害是让人不能接受的。这一积极发展正在持续，我们非常希望这一发展不久将反映在联合国主持下进行的希腊和土族塞人社区的对话中，这一对话目前还是间接的。

当信任遇到无知这一无形的墙时，即使是伸出的手也不会被接受。因此，被心理鸿沟分开的人们应该树起桥梁，并大方地表示实现相互承认的愿望。

戴维营对话使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有了很大和解。在他们努力使这一历史性进程取得成功时，克林顿总统的坚持不懈、巴拉克总理和阿拉法特主席对历史的了解和接受对于未来的共同责任，值得给予鼓励和坚定的支持。我确信，这一对话的潜力还没有枯竭。有可能在今后几周达成框架协议。应该明确的是，合作的意愿还没有坚定地确立。除这一意愿之外，还需要国际社会、特别是欧洲愿意对建立和平和重建的努力给予支持。

如果我们期待联合国避免目前的脆弱，确认自己的责任，联合国角色和今后工作的确立将是一项复杂、困难的任務。但或许我们能够越来越多地依赖过去行动中取得的大量经验。完善这种经验的收集需要加强内部协调。完善这种经验收集是联合国各会员国的责任。我们应该为自己确定这种目标。合作的愿望应该导致建立健全的行政和财政结构以及各主要机构之间的平衡的关系。各主要机构不能脱离定期的改革。

今天，不能说联合国能够达到这些标准。因此，会员国是否应该不拖延、无条件和全部缴纳其会费分摊？

安全理事会没有改革，安理会和大会广大会员国之间存在差距，这些无助于联合国的有效性。为了更大的行动一致，联合国试图建立的桥梁应该包括大会和适当扩大的安全理事会之间建立起拥有新活力的关系。

联合国将面临考验。由于全球化的推行，对联合国的需要增加了。联合国能够应付挑战吗？联合国的

反应能够使之处于重大国际讨论的中心吗？即使在千年首脑会议后也不能说问题已经完结。卢森堡希望联合国能够积极地作出反应，卢森堡重愿意进行合作，使我们一道沿着这一方向前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副总理监外交部长宋萨瓦·伦萨瓦先生阁下发言。

伦萨瓦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以老挝语发言，英文文本由代表团提供）：主席先生，我首先代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代表团祝贺你当之无愧地被选为大会第 55 届会议的主席。我们确信，有你的得力领导和广博的国际事务的知识，大会一定会受益匪浅。

我还要藉此机会祝贺你的前任纳米比亚外交部长西奥-本·古里拉布先生对大会第 54 届会议的领导。

20 世纪是取得重大科技发现和成就的时代。这的确是我们对上个世纪里可以感到自豪的积极的事物。但是，这一世纪也为我们进入 21 世纪带来巨大的灾难和许多复杂的问题。

无疑我们必须接受解决这些问题的责任，并且为了成功地执行这一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奠定旨在鼓励和建立促进发展的和平与国际合作的坚实基础。这是我们都应努力实现的我们新时代的崇高目标。

为了为新千年作好准备，在联合国的主持下举行了关于不同问题的若干次国际会议，诸如在纽约举行的儿童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在里约举行的地球问题首脑会议、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世界社会问题首脑会议、在北京举行的妇女问题世界会议、在曼谷举行的贸发会议第十届会议以及同样重要的其他各种国际会议。这些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在世界上发生的多方面问题，希望在新千年中尽可能减少每一领域将面临的风险，并希望人类将在一个没有暴力冲突、没有贫困、疾病和其他方面忧患的公正与和平的环境中平等地将其智慧和资源用于发展经济、文明文化与繁荣。然而，这些会议提出的目标并没有实现我们的期望。此外，在全球化方面出现了远为更复杂的新的挑战。

今年 4 月在哈瓦那举行的 77 国集团和中国南方首脑会议正确地说明了全球化的有利方面和不利方面，并提出了今后行动的集体指导原则。这次会议认为未解决的问题是众所周知的债务日益沉重、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货物采用的不利的世界贸易措施以及尚未开发人力资源以掌握新技术和其他各种问题。总的说来，北方与南方之间必须认真地对待所有这些问题，以应付我们面临的各种挑战，并利用有利的机会，导致以平等互利为基础的南北合作，在《哈瓦那宣言》中明确地阐述了这一点。

人类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取得的成就是极其重要的。我们认为，如果正确地利用这些成就，就能为下一个世纪新的一代带来幸福与繁荣。然而，我们对新一代必须面临的各种挑战仍感到关切。今天全世界许多年轻的男孩和女孩们并没有享受到幸福的生活，他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此外，有人为了色情、卖淫和吸毒上瘾的目的而对她们进行剥夺，这毁掉了她们的前途、家庭、社会，并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根源。

同样，男女平等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尽管男女平等受到尊重，妇女已更多地参与社会生活，但贫穷和暴力继续是影响妇女生活的主要障碍。为了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世界各国应相互帮助，为这一领域提供必要的资源。

药物滥用继续是国际社会的一个主要关切事项。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老挝政府在友好国家和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的合作与协助下，执行了若干项目，以期纠正药物滥用造成的影响。经验表明，那些参与种植罂粟的人仍然很贫困。因此，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执行替代发展项目、确保粮食安全、使人们能够通过种植除罂粟以外的其他作物获取更多的收入以及进行传统耕作。老挝政府决心继续它在药物管制与监督方面的努力。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能给予有力的帮助，以协助我们尽快克服各种困难，使我们的孩子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在世界正在进入新的千年之际，已令人满意地解决了若干区域冲突，因而满足了受影响国家的愿望。

然而，同时，许多其他区域冲突仍未得到解决，继续给直接卷入冲突的人们造成痛苦和磨难。

在中东，持久和平没有得到保障：巴勒斯坦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和各种基本权利尚未得以实施。我们对以色列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之间恢复和平谈判表示欢迎。双方应抓住这个机会，写下以这个区域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共处和经济合作为基础的新的一页历史。在这方面，我们期待着看到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以及尊重该区域所有国家的存在，从而确保各国之间、特别是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之间的持久和平。

对古巴共和国实行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继续给古巴人民造成巨大的困难和破坏。根据大会有关决议，我们敦促结束这种限制性商业做法，这种做法违反《宪章》的原则、国际法以及当前的世界趋势。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正在密切地注视着朝鲜半岛的局势。我们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主席金正日同大韩民国总统金大中之间的朝鲜首脑会议的结果表示欢迎，这两位领导人于今年 6 月平壤会晤，为实现朝鲜人民的愿望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朝鲜人民渴望着通过谈判在朝鲜半岛实现朝鲜统一和解决各种问题，这将有助于促进这个区域的和平、稳定与合作。

2000 年 12 月 2 日，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将庆祝它成立 25 周年。在这一时期里，老挝人民坚持爱国主义精神、自给自足和加强国力，并吸引了国际社会的援助与合作。他们在国家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因此，老挝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最突出的成就是，我们在稻米生产方面做到了自给自足，甚至还有多余供出口，这在我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社会经济基础设施已得到不断的扩大，国家以法制为原则，自由和民主得到了尊重和不断的促进。老挝所有种族群体的人民进一步加强了团结。这些是确保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基本因素。由于采用了符合市场经济机制的复兴政策，发展了人民的自决权利，

并在我们的国际关系中奉行了门户开放政策，我们深信，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将能在最近的将来摆脱不发达的局面。

全球化对每个国家的发展产生了不平衡的影响，因为每个国家处于发展进程的不同阶段。虽然一些发展中经济国家正在利用日益增多的经济机会，但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继续处于边际地位，因此无法从这一进程中获益。发展中世界的多数国家继续面临市场准入、获取资本和技术机会等问题。许多国家不得不从事一些痛苦的结构改革，但这些改革不符合它们的现实，而且具有妨碍它们融入世界经济的令人失望的消极影响。在这种背景下，必须创造一种有利环境，使发展中国家能在世界贸易系统中进行竞争并从全球化中获得充分的利益。联合国应发挥关键的作用来促进实现这种情况。

在我们向二十世纪告别的时候，人类仍然在渴望一个和平的世界，一个没有贫困和苦难的世界，一个遵守以尊重各国国家主权、合作发展和各国人民间和平共处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的世界。因此，国际社会有义务在所有可能的领域内加强合作，确保实现《联合国首脑会议宣言》的各项目标，使世界各地的人民受益，并保障我们的后代享有更好的生活和更繁荣的前途。本着这种精神，我祝愿本届会议圆满成功。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阿尔巴尼亚外交部长帕斯卡尔·米洛先生阁下发言。

米洛先生（阿尔巴尼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祝贺你当选就任大会主席，并表示我坚决相信，在你的领导下本届会议的工作将取得圆满成功。我还要借此机会表示我高度赞赏你的前任西奥-本·古里拉布先生在上届会议期间进行的工作和得力的领导。

在新的千年开始之时，作为主权和爱好和平国家的阿尔巴尼亚决心在联合国会员国社会的活动中为加强和平、稳定、安全和经济繁荣作出微薄的贡献。它努力这样做办法是实现国内政治和经济稳定，并奉

行一种旨在与东南欧及其以外地区的国家进行建设性合作的外交政策。自从去年大会以来，阿尔巴尼亚一直在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巩固民主机构和宪法秩序，加强其经济并使之自由化，并巩固和确保尊重人权。由于阿尔巴尼亚政府采取了有效措施，也由于我们的伙伴提供了协助，阿尔巴尼亚正在从去年科索沃境内冲突的后果中日渐复苏。

阿尔巴尼亚已成为对外国投资开放和安全的国家。阿尔巴尼亚政府旨在使战略性部门私有化并吸收外国资本的政策正在取得成果。加强安全和公共秩序以及对有组织犯罪行为的斗争都已达到了不仅在我国国内而且在其他地方都受到赞扬的令人满意的程度。死刑的废除以及监察员办公室的设立已进一步提高了保护和尊重阿尔巴尼亚境内人权的程度。

阿尔巴尼亚目前正处于地方选举的前夕，这些选举对我国未来的发展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与其说这是由于选举的结果，更不如说这是由于选举将采用的方式。因此，阿尔巴尼亚政府已在与诸如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洲委员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专门机构密切合作下作出一切努力，确保这些选举成为公正、自由和民主的选举。

阿尔巴尼亚已明确表示，它打算在一些共同努力中发挥首要和建设性的作用，这些努力旨在使巴尔干半岛变成发达的、稳定的区域，而其明显的目标是实现欧洲一体化。睦邻政策不仅仅是一种地域需要，而主要是明确表示善意和共同关心保护本区域内的民主机构、基本自由、稳定和繁荣。因此，阿尔巴尼亚政府已开始与巴尔干半岛国家建立相互合作的稳定关系，因为它认为这是今后欧洲一体化的首要战略。

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已经不但以单边的方式而且也以多边的方式得到了制度化。阿尔巴尼亚认为，这些关系的核心是共同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以及尊重人的自由和人权，包括生活在阿尔巴尼亚共和国领土上的少数民族的自由和人权。它已努力使巴尔干半岛各国间的关系遵循欧洲联盟成员国间的现有关系模式，使人员、货物和资本得以自由流通。

在危及本区域和平与安全的科索沃血腥冲突一年多之后，阿尔巴尼亚政府认为，自从开始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244 (1999) 号决议即部署驻科索沃部队（驻科部队）并设立联合国行政当局以来，科索沃的局势已大为改善。数以十万计的难民已返回家园，被战争毁坏的住房已得到重建，经济和共同行政机构的重建工作已经开始，国内的政治局势和秩序已得到明显的改善。

科索沃境内目前的局势，驳斥了在这里和那里表示的反对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在科索沃的军事干预和反对在那里设立联合国行政当局的抱怀疑态度和虚无主义的意见。我们不会淡忘一年前在科索沃发生的事情，而是会更意识到集权主义政权的沙文主义政策可对无辜的平民带来何种灾难性的后果。

为了对在科索沃境内奠定充分尊重人权和民主权利的民主社会的基础作出贡献，我们已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驻科部队及其代表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阿尔巴尼亚人比本区域其他人民更加希望和更加欢迎塞尔维亚的民主化，因为在历史上他们因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而遭受的苦难比其他人更为深重。然而，愿望往往与现实不符，因此我们必须抱现实的态度。

阿尔巴尼亚政府十分关注科索沃当地选举的筹备工作，表示深信科索沃的政治势力将根据民主原则和价值观念进行选举前竞选活动，不采取政治暴力行动。我们还谨表示，我们真诚地愿意塞族社区和科索沃其他少数人充分参加这一选举进程，因为正如我们先前所说的，我们支持多种族和多文化的科索沃。

我谨借此机会，呼吁整个国际社会对米洛舍维奇政权施加更强大的压力，迫使他释放所有 7 000 名阿族政治犯和在塞尔维亚监狱拘押的人质，帮助把导致屠杀科索沃人的罪犯押送联合国法庭以审判前南斯拉夫境内的战争罪，加强国际警察驻留并努力加强司法机构，以便在科索沃侦查并打击任何罪行。

我还谨重申，实现履行开始重建科索沃经济的承诺的联合国目标是特别重要的。这应纳入区域合作项目，尤其是《东南欧稳定公约》的框架。

虽然巴尔干政治情况发生了变化，而且该区域各国正在参加合作进程，但是该区域仍然存在紧张局势和冲突的根源，这一根源对于该区域内外各国具有影响。这就是米洛舍维奇的政权。他不满足于他本人在前南斯拉夫发动的 10 年之久的灾难性冲突；现在他正在毁坏塞尔维亚本身，以及剩下的南斯拉夫。

下周，塞尔维亚将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那里的目前局势表明，这些选举不大可能是自由和公正的。最近修正南斯拉夫宪法，对反对党和学生运动采取野蛮暴力行动，以及检查和关闭独立媒体明显地证明，米洛舍维奇可能将这些选举变为非法维持权力的工具。

同国际社会所有其他成员一样，阿尔巴尼亚期待真正的民主力量，即对该国和整个区域的未来具有新远见的势力在塞尔维亚掌权，

我谨借此机会，感谢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库什内尔先生，科索沃的事态发展是积极的，他和他的工作人员为稳定科索沃并在那里建立民主机构而努力。

作为邻国，阿尔巴尼亚密切注视黑山的事态发展。它谴责米洛舍维奇试图破坏该共和国的稳定并破坏黑山合法领导人正在展开的民主和一体化进程。阿尔巴尼亚政府根据其外交政策的睦邻原则，最近密集地发展与黑山的合作。目前关系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扩大到互利的领域，如政治、经济和贸易合作、人员行动自由等等。我们打算今后进一步扩大并加强这种关系。

本区域各国正在参加一个已经不可逆转的进程：欧洲一大西洋一体化。不仅巴尔干而且西欧现在认识到，危险产生于分裂的欧洲，危险产生于未融入欧洲联盟的巴尔干区域。过去十年的区域冲突足以使人们理解这一趋势。巴尔干的稳定不仅符合该区域各国的利益，而且符合欧洲联盟本身的利益。经济发达和民主巩固的巴尔干不可能在不实行欧洲化的情况下存在。巴尔干的欧洲一体化及其发展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一个国家是否力图保护其民主机构、法律、公共

秩序或尊重人权是不重要的，它若经济不发达，便永远无法实现所期望的成功。

我们意识到欧洲一体化不是容易的进程；相反，这是漫长和困难的道路。在融入欧洲联盟之前，本区域各国应首先在自己中间一体化，巴尔干现存各社会应体现并反映欧洲文明的最好特点。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应首先打击并克服极端的民族主义概念、心态和政策，因为“欧洲化”意味着合作、容忍和一体化。

科索沃冲突的结束标志着巴尔干未来的转折点。《东南欧稳定公约》是对该区域危机的最佳回应。我们各国，同欧洲联盟成员国一样，认为这项主动行动是东南欧纳入欧洲结构的工具和桥梁。阿尔巴尼亚政府认为执行《稳定公约》是其首要优先事项之一。阿尔巴尼亚的国际伙伴高度赞赏它在起草《稳定公约》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时表现出参与和负责任。我们希望，继去年科索沃冲突结束时在萨拉热窝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愿意之后，有强大愿意为快速执行《稳定公约》项目最后定下财政支持。

阿尔巴尼亚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在 2000 年的成就只有一个目标：进一步同欧洲一大西洋结构一体化。阿尔巴尼亚人民具有清楚的欧洲取向，因此过去十年阿尔巴尼亚各届政府的欧洲一体化政策得到了人民的完全支持。阿尔巴尼亚现政府，代表并表达其人民的愿意，去年不断地满足了所有必要条件，旨在与欧洲联盟建立更高层次的关系。我们希望，欧洲联盟各机构在不久未来将核准阿尔巴尼亚政府几个月前在布鲁塞尔提交的状况报告。这一核准将铺平道路，开始谈判达成阿尔巴尼亚与欧洲联盟的结盟和稳定协定。世界贸易组织今年 7 月接纳阿尔巴尼亚也是这方面令人鼓舞和十分乐观的事件。

阿尔巴尼亚政府欢迎希拉克总统，代表欧洲联盟，于今年 11 月在萨格勒布组织一次区域首脑会议。这再次确认进一步推动该区域民主化和一体化进程并巩固那里的安全与稳定的共同努力。

新的世纪开始了。我们会继续面临旧的问题以及新的挑战。其中一些可能是地方危机、有组织犯罪、贩卖人口、恐怖主义、军备控制等等，所有这些问题和挑战都需要务实和方向正确的合作。世界各地，如巴尔干、非洲、东南亚等地的痛苦经历，使诸如联合国、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等组织的作用更为明显。另一方面，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尽管全球化有积极的一面，但它不可避免地伴有可能会带来消极后果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弱小和贫穷国家来说。为了避免这种后果，必须制定并执行全球战略，而且联合国可以容易地做到这点。

仅一周前举行了国际社会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即千年大会。这是世界所有领导人的独特会议，他们在那里确认了其良好愿意，进行合作以应付新千年的各项挑战并加强联合国。阿尔巴尼亚政府欢迎首脑会议的成果，并表示深信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应团结一切力量，履行首脑会议最后宣言所载的承诺。秘书长科菲·安南在其报告中这样写道：

“我们绝不能只是空谈未来，必须现在就开始创造未来”。(A/54/2000, 第 17 段)

现在是时候应朝着这个方向采取具体步骤了。

主席（以英语发言）：现在我请文莱达鲁萨兰国外交部长穆罕默德·博尔基亚亲王殿下讲话。

穆罕默德·博尔基亚亲王（文莱达鲁萨兰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祝贺你当选并对明年表示最良好的祝愿，我还要赞赏你的前任里奥-本·古里纳布先生去年所做的出色的工作和给予的指导。

首先我想感谢秘书长向去年首脑会议所作的报告。这份报告全面、合乎道德标准和令人印象十分深刻。我们过去还从来没有这样的报告。它产生的一个后果是使“国际社会”这个词有深刻的意义。我想在过去，我们经常太随便使用这个词。现在我们知道它代表的是什么。它在我们各国政府首脑的最后宣言中作了详细说明，这份宣言现在已成为明年的教科书。

它的伟大思想仍然在这个大厅回响，它的崇高目标照亮了未来。

在我们看来，它规定的明确目标能真正帮助发展中国家。我们第一次能够清楚区分眼前的问题和长期的问题。这十分重要，因为我们把许多时间和许多资源花费在实际上不是今天的问题上。它们是 20 世纪留下的令人难过的遗产。

显然，这些遗产是重要的。每一个遗产对普通人生活的后果都是一个悲剧。但是，这些遗产首先是各国政府和区域组织的责任。它们越是在联合国事务中占主导地位，就越使我们无法集中处理发展中国家那些根深蒂固的问题，这些问题应真正成为今天的问题。正如秘书长在他的首脑会议报告中所强调，这些问题正变得十分严重。我们甚至不得不给这些问题一个新的名称：“跨国问题”。每一个这类问题都有一个学术性标题：技术问题；人口问题；社会经济问题；以及环境问题。但是拿掉这些虚浮的字眼，这些问题就组成一个简单的事实：这些问题之大使各国政府甚至区域组织无法单独处理。

十分明显，这些问题也无法在市场中解决。解决办法也不会在下层产生。事实上，全球市场经济已加长了这些问题的清单并制造了自己的一套特殊问题。

这一切都令人沮丧，但有一点除外。首脑会议宣言明确邀请我们大家作为联合国会员国接受一项谋求解决办法的共同国际责任。自然，我们对于如何进行可能有分歧，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承认和接受需要有新的优先事项。因此，我们高度重视秘书长对哪些是优先事项所作的估计。

例如，我们赞赏他及时给予忠告，指出全球化要求关心发展中国家需求的政策和措施。我们很高兴他维护了人民的发展权，认为这是一项基本权利。我们和他一样承认我们的非洲大陆朋友和同事们的特殊关切。我们支持他为提高联合国的效力和效率所作的一切努力，因为这应使联合国能把力量集中在它能做得最好和最有条件去做的那些事情。

我这么说的意思是联合国各机关和机构以及在实地接近人民的专业人员和自愿人员所做的切实、紧迫的工作。这些工作许多是代表诸如教育和培训领域的发展，而如果发展中各国人民摆脱每天为基本食品、住处和医药而奋斗，并成功地参加新的全球经济的话，这些领域就具有绝对关键性。

它意味着诸如联合国教育、科学及经济组织（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的工作是至关重要的。它需要紧迫地进行而不是由于必要的资金给挪用去解决古老的问题而受到阻碍。

联合国当今的重要工作不应受制于 20 世纪。它应为发展中国家进行紧迫的新工作。这一工作可以简单地予以概括。那就是确保“发展中国家”这个词的确意味着正在发展的国家——而不是意味着这些国家的通常情况，只是给相反的情况加上一个礼貌性的词语。

首脑宣言使我们大家都有机会在友谊和合作之中这么做，我希望我们能尽我们所能实施其各项条款。那将是我们出色的一年工作之后能向秘书长及其工作人员所表示的最好赞赏。

主席（以英语发言）：现在我请安哥拉外交部长若昂·贝尔纳·德米兰达先生阁下讲话。

德米兰达先生（安哥拉）（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我国政府和我本人，祝贺你担任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主席。

我还要特别祝贺卸任主席纳米比亚外交部长西奥-本·古里拉布先生，他明智和干练地履行了他的任务。我还要向秘书长科菲·安南表示赞赏，他为使联合国成为一个越来越有效并能够处理我们时代的要求、找到解决世界最紧迫问题的办法和加以实施的工具作出了无私的努力。

仅几天前，世界领导人在千年首脑会议期间确定了联合国二十一世纪的优先，并表示必须调整其结构以适应今后的要求和挑战。在这个对全球人民生活至

关重要的活动期间，联合国在国际关系中不可或缺和无法替代的性质得到了重申。会员国都再次保证维持和维护联合国，使它成为为各国人民和平与福祉进行国际对话与合作的宝贵机制。

的确，鉴于联合国具有各国人民和平与福祉保证人的作用，我们迫切需要采取行动，以便调整其内部结构，以适应新的世界现实。这将使联合国能够迅速和有效地处理世界主要问题，并避免使其成员诉诸其主要机构——即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既定框架以外的解决办法。

近年来，联合国通过世界首脑会议，谋求以具有广泛国际共识的全球办法解决地方战争、环境恶化、侵犯人权和社会发展不足等众多困扰人类的厄运。人们制定了各种行动计划纲要。但是，它们谋求削弱和解决的问题依然存在。许多问题甚至有所恶化。

必须通过振兴和加强联合国系统，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等联合国主要机构，修正执行决定的机制。从我们的观点看，该机构需要有更大的内部民主，其构成应该反映联合国现有会员国及其地理多样性。我们认为，通过这种办法，安理会的决策速度将更快，其在维持和平和国际安全领域的表现将更为有效。

世界某些区域持续存在不安全和不稳定气氛，不能仅仅归咎于内部原因；这种情况也是从国际安全制度的弱点中产生的。例如，在预警系统和维持和平行动中仍然存在的不足就反映了这一点。这些机构并非总是同理想目标相适应，这要么是因为有时没有及时派出维持和平行动特派团，要么是因为有时没有给这些特派团提供充足的人力、物质和财政资源。有时特派团任务本身模糊不清也造成这种情况。

我们承认，和平和国际安全领域行动的效力不仅仅取决于联合国的活动。每个国家都必须重新作出承诺。在这个问题上，我要对最近发表卜拉希米报告表示赞扬。

我们的理解是，应该把在国家、区域和国际三级采取措施作为这项承诺的一部分，以便消除地方战争

的资金来源。特别就非洲大陆这个受战患影响最为严重的大陆而言，非法钻石贸易已成为支持某些叛乱集团以推翻民主当选政权为目标煽动战争的主要来源。为了减少这些“冲突钻石”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已发起若干新的主动行动。我国政府支持这些主动行动，并将为其实施提供任何必要的合作。

另一个影响国际安全的严重问题是通过叛乱集团流入冲突地区的小型武器的流通和转让。这个问题是在某些国家的政府和跨国有组织犯罪网的纵容下产生的。目前没有能够管制此类武器交易的国际法律文书，从而助长首先在非洲创建实际武器市场。这种情况正在导致数目更多的冲突，并使解决冲突更为困难。根据联合国的数据，此类武器对平民人口的影响令人震惊。它们造成的死亡已经超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总和。实际上，“冲突钻石”问题和小型武器扩散对安哥拉特别重要。由若纳斯·萨文比领导的叛乱分子正是通过销售非法开采的钻石重新组建其战争机器的，他们随后又使用这个机器为掌权发动大规模军事战役。这场战争已导致一系列死亡和破坏，这也是安哥拉经济不稳定的主要原因。这种情况正在非洲和世界其他区域重演。为此迫切需要采取一种解决办法。

只有在绝对的和平与稳定条件下，才能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并随后铲除贫穷、充分尊重人权、实现民主和善政。在这方面，我国政府已把切实恢复安哥拉和平确立为一项优先。由于我国政府为实现这项目标作出了各项努力，因此总的安哥拉局势已大为改善。为此，我们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和平、发展与繁荣的未来。

实际上，战争已没有几年前那么激烈，冲突本身已在逐步接近尾声。政府采取的政治和军事措施已大大减少叛军发动战争的能力。这些措施也使政府能够恢复对几乎全部领土的控制。

1万2千名叛军军事人员已经放下武器并参加重建和全国和解的努力。顽固发动战争的人的空间日益缩小，他们的活动今天局限于对平民目标发动孤立的武装攻击，目标是要破坏并掠夺人民的财产。

政府采取的军事措施是一种必要和合法的手段，以便结束安盟叛军的暴力，这种暴力破坏了安哥拉民主制度的根本生存。但是，尽管目前旨在为全部控制我们国家的边界并消除武装犯罪集团剩余的基地所采取的措施正在对实现和平产生积极影响，这些措施并非我们为了解决武装冲突所拥有的唯一选择。

与此同时，我们将继续采取其他行动，以便确保彻底遵守《卢萨卡议定书》，对我们而言，该议定书继续是解决安哥拉问题的合法基础。在这方面，我们愿意继续把选择放弃战争的所有人纳入我们的社会。

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在恢复安哥拉和平的进程中仍然可以发挥的作用，可以继续执行和加强针对若纳斯·萨文比领导的叛军的制裁。

秘书长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295 (2000) 号决议最近任命监督对安盟叛军实行制裁的机构成员，将促进国际上对可能的违反行动的更高警惕。这将使安哥拉武装叛乱失去支持的基础。我们希望，联合国所有成员将同该机构合作。

但是，安哥拉局势的重大改进尚未立即结束战争对人民生活的影响。人道主义局势依然严重。为此原因，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增加对贫穷人民的援助。

局势的积极转变并不只限于政治——军事领域；它也涉及宏观经济领域。安哥拉继续走在经济改革的道路上，赢得了国际金融机构的信心。这一进步已经变为最近就执行监督方案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署的协定。

我们希望，国际社会将通过在安哥拉经济复苏阶段的资本投资大力支持稳定与增长。安哥拉为保护外国投资通过了法律，以提供奖励和保障。

国际形势的特征仍然是在世界各地的暴力和紧张；这些情况严重威胁了和平与稳定。安哥拉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冲突的延续深感关切，因为这对非洲中部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有着严重影响。该国同安哥拉有着

2 千公里长的共同边界，这个邻国的局势依然相当动荡和复杂。如果不采取适当措施，很可能严重恶化。

从根本上说，必须通过执行《卢萨卡停火协定》解决安哥拉冲突。尽管该协定有其缺点，也许需要重新解释，但它继续是有关各方唯一可接受的基础。它尊重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入侵部队应当完全撤出刚果领土并立即停止对该国动乱势力的支持。

除了刚果人之间的对话之外，以现实为基础的这些条件对和平进程的成功将是至关重要的，这些条件包括对金沙萨政府权威的无条件承认。安哥拉重申，我国致力于继续同协调员、赞比亚总统弗雷德里克·奇卢巴以及《卢萨卡协定》其他各方作出必要的努力，直到解决冲突为止。

在塞拉利昂，敌对行动继续拖延该国和平的实现。安哥拉支持旨在振兴和平进程的区域倡议，谴责对联合国人员和部队的袭击。我们支持采取步骤，把应对在该国对人民犯下的暴行负责的主要方面在国际上绳之以法。

在索马里，全国会议的进展导致一些国家机构的重建并使国家更加接近实现和平。安哥拉鼓励继续作出这些努力，并希望索马里在不久的将来在事实上能够恢复其在国际社会的应有地位。

在非洲之角，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之间的冲突已经在阿尔及尔签署停止敌对行动协议之后取得了一些积极的进展。我们希望，双方将履行协定中的承诺，为重建友好睦邻关系与合作创造条件。

同样，我们继续对通过执行联合国和平计划解决西撒哈拉冲突感到乐观。

安哥拉非常关心我们兄弟的国家津巴布韦的局势，并支持该国政府为公正和公平解决殖民时期遗留的土地问题所作的努力。在这方面，我们赞同并完全支持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和不结盟运动有关津巴布韦土地改革的立场。

在中东，巴勒斯坦问题是该地区冲突的根源。安哥拉重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利。各当事方必须作出政治妥协，并且必须有效地执行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和达成的其他谅解，才能解决这个冲突。

在不到一年之前，东帝汶人民终于行使了自决权利。这一历史成就使安哥拉感到高兴，心里感到得到补偿，因为安哥拉是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为帝汶人民自由决定其命运而奋斗的国家之一。

国际社会、特别是负责管理过渡时期的联合国不能允许民兵挑起的目前的暴力气氛继续下去，民兵挑起这种暴力气氛的目的是阻挠该领土的独立，将其意愿强加给已经在殖民和外国统治下苦熬数十年的人民。安哥拉强烈谴责这些暴力行为，这些行为造成极大的生命和物资损失以及混乱。安哥拉呼吁安全理事会采取适当步骤，保证立即制止这些行为。

在过去两年里，自发生震撼亚洲的危机后，世界经济显然已经开始恢复。工业国家以及所谓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日益强大，取得了相当高的增长率。但是，目前的世界经济秩序特点仍然是南北之间存在极大的扭曲。一方面，北方享受着空前的繁荣，另一方面，南方继续处于贫困和社会不公正之中。单方面实施的限制性经济措施促成了这些弊端。例如，对古巴实施的禁运——其主要受害者是该国人民中最脆弱的阶层。我们将继续支持取消这项禁运。

实现到 2015 年使世界赤贫人口减少一半的国际目标要求作出巨大努力，特别是要求最富裕的国家和各国际金融机构作出巨大努力。尤其是，必须减轻外债负担，仅仅偿还外债就已占用了发展中国家大部分财政资源。

与此同时，必须采取步骤，减轻全球化造成的负面影响。虽然全球化加强了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风雨同舟精神，但全球化给富国带来的利益超过给不发达国家带来的利益。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开展的结构调整方案应该考虑到现实的需要和具体情形，因为国际金融机构强制要求实施的许多措施已经造成严重问题，尤其是造成严重社会问题。

在结束发言时，我谨提醒注意，必须更加重视非洲大陆的经济形势。注重的办法是促进非洲大陆融入世界市场，特别是通过技术转让和增加生产性投资，促进非洲大陆融入世界市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萨尔瓦多外交部长玛丽亚·欧亨尼娅·布里苏埃拉·德阿维拉女士阁下发言。

布里苏埃拉·德阿维拉女士（萨尔瓦多）（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非常高兴地祝贺你——芬兰前总理——当选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主席，这真实地反映了你个人的品德和外交技能。

我还高兴地向纳米比亚外交部长西奥-本·古里拉布先生表示最真诚的祝贺，他在上届会议期间工作出色，尤其是，他努力协调了千年期首脑会议的筹备活动。

应该特别提到科菲·安南秘书长，他为促进本组织的使命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他在“我们各国人民：联合国在二十一世纪的作用”这份出色的报告中为本组织今后的活动提出了自己的远见。

关于萨尔瓦多的局势，执行各项和平协议的进程极为艰巨，极为复杂，之所以能够开展这个进程，是因为政府具有坚定的政治意愿；萨尔瓦多人民以及我国各政治力量有此意愿；我们本国所作出了努力，国际社会、特别是一些非常关心我国的友好国家以及联合国给予了宝贵的合作，联合国的核查工作促使萨尔瓦多的和平取得成功，促进了民族和解。

我们现在正进入我国历史的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里，普天享受政治和经济自由。这将要求开展更广泛和更深入的进程，并且这个进程必须要有连续性，这个进程将要求我国所有部门的合作和参与，要求国际社会再次给与支助，以巩固取得的进展，进一步促进在我国体制和民主政府框架内实现更人道和更具有支助性的共存。

在这个阶段，我们已经为我国各部门开创了新道路和机会，使他们能够从民主制度下的和平中获得利

益，并且共同迎接进一步减少我国社会现有悬殊、特别是经济和社会悬殊的挑战。根据这种精神，各种形式的贫困一向是一个结构问题，世界上每个国家都认识到这种问题。就我国而言，我国优先重视这个问题，其目的不仅是保证这些现象不会破坏我国正在出现的、我国人民通过流血牺牲换来的民主制度，而且我们可以给予其适当的支助，并从社会背景方面进行分析。

在这个基础上，萨尔瓦多佛朗西斯科·弗洛雷斯总统将政府计划的重点放在增加所有萨尔瓦多人福利和进步方面。他将精力集中在最脆弱和最贫困的人民身上，在共同责任的基础上提高生产力、促进贸易和增加投资，执行创造就业和工作机会的政策，从而提高这些人的生活质量。正如弗洛雷斯总统在这个论坛所做的那样，我谨强调指出，我国的未来掌握在我国自己手中。我国社会每一个人、团体和部门都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以便克服阻碍经济增长和可持续人类发展的各种问题和障碍。

同样，弗洛雷斯总统强调，在一个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世界，团结与国际合作对于补充发展中国家的努力至关重要，以便共同和更有能力地面对全球挑战。必须认识到，这并不意味着国际社会特别是工业化国家将会解决我们的问题，而是它们可以为创造一种国际环境作出贡献，这种环境将提供机会，包括使发展中国家产品更容易进入它们的市场的政策，投资机会，技术和信息转让，及履行改进发展援助的承诺。

我们知道，我们面临着庞大而复杂的任务，在这项工作中，我们希望我们可以依赖多边机构和与有着共同利益和问题的国际社会的宝贵支持——特别是在冲突结束之后保护和巩固和平的联合特派团。在这方面，在我们庆祝和平文化国际年时，我想重申萨尔瓦多将继续侧重于加强和平文化的努力，特别是在为世界儿童建设和平与非暴力文化国际十年之前。

在中美洲，1987年签署了关于“在中美洲实现稳固持久和平的程序”的协定。自那时以来，我们充满希望地欢迎和支持旨在在本区域实现和解的国家、区

域和国际倡议。这些努力的结果签署了一些具体协定，使得有可能终止受影响国家的武装冲突并进行深刻的政治和体制改革，这些改革对改善本区域所有人民的生活条件作出了贡献。

在这方面，我们采取和执行了使得在总体上有可能保障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措施和机制，从而为中美洲开始没有武装冲突和拥有合法和独立自主选举的政府的民主生活奠定了基础。这些政府为履行其历史职责，建立了机构并制定了磋商进程，以便协调和统一解决冲突的深刻原因和避免使已取得的进步发生倒退的努力。

在本论坛上，重要的是强调中美洲各国重申我们对中美洲成为和平、自由、民主和发展的区域的承诺，特别是逐步和渐进地促进建立中美洲联盟。这是一种最佳途径，有助于确保本区域有一个繁荣的未来，同时加强我们最好地对付我们的问题以及迎接全球化和相互依赖带来的新挑战的能力。

无疑，在区域一级在实现本区域各国对内和对外政策的协调和统一方面取得了进展，实际证明我们各国政府决心确保团结战胜分裂。我们认为，我们有更多的理由团结而不是分裂，我们充满信心地断言，在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环境中，中美洲的生存能力将依赖于我们建设有历史意义的共同未来的共同努力。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必须调整我们努力的方向，以便通过开展为人民带来直接和具体利益的具体方案，满足中美洲人民的要求、期望和需求。

请允许我就萨尔瓦多政府关心的议程中和当前国际形势下的其他重要项目发言。

几天前，千年首脑会议闭幕了，我们可以说，讨论所取得的并在最后宣言中反映出来的成果使我们深受鼓舞，充满希望，我们特别为有关加强和平、安全和裁军的承诺而感到振奋。在这些承诺中，最引人注意的有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打击各方面的跨国犯罪，包括毒品和有关犯罪这一全球问题，打击非法贩运小武器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

我们还因就我们各国高度敏感和担忧的问题所作的承诺而充满希望：发展与消除贫穷，以及发展公开、公平和基于可预测和非歧视规则的多边贸易和金融体系的必要性。我们还因确保发展筹资问题高级别政府间会议取得成功的承诺而充满希望。

我们还应提到到 2015 年底之前将地球上每天收入不足一美元的人口百分比减半的决定，包括减少饥饿和使用饮用水，促进平等接受各级教育的机会及促进两性平等，降低产妇死亡率和疾病包括艾滋病的传播，以及保护易受害个人。

我们还想强调保护环境及加强减少自然灾害次数和影响的努力的承诺。我们还强调针对侵犯人权、民主和妥善管理政治事务的承诺。

我们认为，鉴于本组织目前面临的有关履行其任务的情况，加强联合国的问题需要给予特别注意，过去十年这一点比历史上任何其他时候都更明显。信任、可靠性和能力危机使多数会员国更加相信，绝对有必要对本组织的基本结构及其决策过程进行实质性变革，以便反映目前国际秩序的现实，这种国际秩序自通过《联合国宪章》以来已发生很大变化。

当今的国际局势更加复杂、多样和不确定，混杂着各种问题和冲突，这些问题和冲突已成为国际议程中的固定项目，并存在着跨越国界的新挑战和新威胁。这些包括损害国家安全、主权和独立的各种现象。总之，这些事态发展进一步证明联合国存在的正当理由，以及其宗旨和原则的有效性。

我们承认和欢迎为提高效率而在联合国基本职能和行政结构方面进行的改革。尽管如此，我们赞同关于必须进行整体改革的绝对必要性的普遍意见。这种改革应包括主要机关的实质性改革，不仅仅是为了本组织可以更好地履行其任务，而且是为了解决《宪章》条款中的矛盾现象，以便本系统真正民主和透明地发挥作用。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多年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任务受到怀疑。因此，我们认为，必须恢复旨在采

取措施以便为联合国主要职能之一即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活力的谈判。应特别优先重视可持续发展，特别注重消除贫穷、禁毒和防治艾滋病、保护环境和尊重人权。所有这些都符合《千年宣言》的承诺，特别是符合通过预防性外交追求的目标。为此，我们认为似宜重新审查建立一个负责解决发展问题的经济安全理事会的倡议。

其次，考虑到大会是本组织结构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机关和最有代表性的组织，我们认为审查和评价大会的职能和权力极其重要。尽管如此，其决定却是有限的，对会员国没有约束力。因此，必须做出努力加强和扩大大会作为一个政治论坛的职能，以便确保它必须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的真正的的作用。特别是应赋予大会在决策过程中的更大责任。这不仅将加强本组织行动的民主化和透明度，还将使大会具有执行集体行动所需的合法性。

第三，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的改革是会员国面对的最大挑战之一。我国政府感到关切的是，经过七年的谈判之后，我们还未在新理事国的类型、数量和特权等实质性问题以及在否决权这一问题上取得进展。目前，否决权仍属常任理事国的独有特权。

我们所看到的分歧和不灵活的立场是不能令人接受的，因为在我们看来，这造成了一种情况，使集体安全制度更加缺乏可信性，人们对它的信心也进一步减少。我们迫切需要消除分歧，相互作出让步，这一点耽误不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达成一般的、公平的和公正的一致，实现改革的目标，实现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的合法利益和希望。

萨尔瓦多赞同已在本论坛上表达多次的非常公平的要求，即增加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的数量，使之包括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真实地反映当今的世界格局。理事国的数量应以平等的责任和对地域分配的充分尊重，反映本组织的现有会员国情况。对否决特权的使用应限于《宪章》第七章。

我现在想谈及在新千年期属于大会议程一部分的其它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在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对

会员国有着重要的影响，对本组织的未来也有着严重后果。

我代表萨尔瓦多人民和政府，欢迎图瓦卢成为本组织的新会员国。此举确认了人民在本世界组织得到代表的权利，也说明了联合国的普遍性。

《宪章》是代表组成国际社会的民族通过的，因此，联合国不能也不应将表达自己的主权意愿和希望在本世界组织得到代表的任何民族拒之门外。

我想提及过去八年中每年都在大会进行了讨论的特殊案例，它涉及到是否有必要审查中华民国在台湾的特殊国际情况，以保障其 2,300 万居民参加联合国活动的基本权利得到充分尊重。

我们支持在大会设立一个工作组，以审查中华民国在国际机构中应拥有的适当位置。我们想非常明确地指出，我们对这一倡议的支持并非意在干涉另一会员国的内政，也不代表我们反对中国人民的和平统一。相反，这代表着承认一个民族，一个在我们与之有着 50 多年良好关系的国家中行使民主权利的民族，实现其合理愿望的权利。

萨尔瓦多以极大的兴趣参加了 2000 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审议大会。尽管结果并非完全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但我们也承认在努力实现非核化制度的目标的过程中，达成了令人鼓舞的协议和决定。非核化制度寻求鼓励核国家诚实守信，履行自己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并继续旨在消除核战争威胁的谈判。带着这些想法，我们加入到了那些表示坚决支持秘书长召开旨在寻求消除核威胁的国际会议的建设的国际社会成员的行列。

对于常规武器，我们想专门提及小武器和轻武器，因为萨尔瓦多在 1980 年代经历了武装冲突的悲剧。该冲突程度激烈、时间长，原因恰恰在于这类武器的流入和传播。它们是为了供应非正规民兵，非法进入我国的。但它们却落到了其他人的手中，导致发生了大量伤亡事件及冲突地区的流离失所和难民现象。这种局面在 1992 年签署和平协定后得到解决。

小武器和轻武器不仅影响着冲突，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冲突，而且此类武器的贩运也已成为危及公共安全的一个因素和对稳定的威胁，当此类武器被用于构成跨国威胁的活动的時候，比如用于恐怖主义、贩毒、洗钱和国际犯罪时，还会对国家民主和主权造成威胁。出于这一原因，我们坚决支持将于 2001 年举行的联合国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各方面问题大会。

对于继续受到国际社会和本组织关注的国内或国际冲突，我们只能对尽管作出了多边努力，仍未达成保障和平的协定这一点表示我们的关切和遗憾。我们敦促每个冲突国中直接卷入冲突的所有方面放弃自己的个别或群体利益，以便通过全国性的努力，达成政治协议，使根据各民族的期望建立持久性的永久和平成为可能。

我还想提及中东。我们认为，近来的戴维营谈判是在通向和平的艰难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我们希望该地区各国人民在明确的边界内实现稳定而持久的和平将成为可能。

最后，我想强调指出，千年首脑会议和千年大会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可标志着国际秩序进入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实际上，《千年宣言》是集体解决我们的共同问题的一个雄心勃勃且至关重要的纲领。因此，迫切需要将我们已作出的承诺转变为现实，从短期讲，我们应为它们的实施采取具体步骤并表现出政治意愿。发展中世界的各国人民和政府将拭目以待，我们应尽我们之所能来实施这些承诺。从现实情况看，为了使它们得到充分实施，需要发达世界给予决定性的支助。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加蓬国务部长兼外交事务、合作与法语国家事务部长让·平先生阁下发言。

让·平先生（加蓬）（以法语发言）：给我机会代表加蓬在大会本届会议上发言，我表示欢迎且感到荣幸。这次大会尽管是一次常会，但也称得上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

实际上，本届会议不仅可使我们作好充分进入第三个千年期的准备，最重要的是，它召开的时刻正是人类历史上使全世界的人们对更美好的未来产生令人鼓舞的新期望的时刻。

主席先生，正因为如此，我们欢迎你当选为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主席。

实际上，我们坚信，你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素质和丰富的个人经验，是我们的工作取得成功的保障。

有鉴于此，加蓬作为副主席，将与你进行充分合作，以便使本届会议真正实现我们的期望。

我高兴的对你的前任纳米比亚共和国外交部长西奥-本·古里阿布先生高效率的履行其职责表示深切的感谢。

我们也象其他国家一样热烈欢迎刚刚加入联合国大家庭的图瓦卢国。

我想对我们的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为实现我们组织的理想而做出的不懈努力致以真诚的敬意。

自从“我联合国人民”决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在解决国际经济和社会问题方面以及在鼓励不分种族、或语言尊重人权或基本自由方面实现国际合作以来已过去 55 年。

这些是《联合国宪章》中所规定的首要任务。《宪章》第 55 条建议创造为在各国之间，我想补充也在各国之内建立和平和友好关系所必要的稳定和福利条件。

《旧金山宪章》明确确立了和平与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确实，没有和平，就不会有发展；没有发展，就不会有公正和持久的和平。我们都知道，在混乱的环境中，难以为最大数目的人创造实现更大繁荣的条件。在这方面，非洲的情况特别说明问题。在冷战结束时，由于国家之间冲突的逐渐减少，世界似乎正在象令人产生希望的局面发展，而非洲大陆却突然成为暴力程度空前的武装对抗的受害者。潜伏的敌意重新

抬头，其主要表现形式是武装冲突和对基本人权规范的蔑视。

我们大陆的几个国家现在被军阀所控制，成为混乱和无法治理的实体，这些国家现在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尽管在创建联合国以来，安全理事会采取了大约 50 次维持和平行动，但它却在出现危机时，特别是在非洲出现危机时，表现了它的局限性。在最近的记忆中，刚果民主共和国、安哥拉、塞拉利昂和索马里这几个案例都使联合国的团结精神受到考验。

在发展方面，世界在过去 55 年中经历了空前的经济进步，在不太久之前还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已成为世界经济活动的活跃的中心。但是，还存在着另一个事实：大多数国家和人民仍然非常贫穷。教皇约翰·保罗二世陛下在纪念世界和平日的讲话中说，

“在一个新的世纪开始时，最使人类和基督教的良心感到难以忍受的是，亿万男女仍然处在贫困中。”

根据秘书长 2000 年 8 月 30 日的关于本组织工作的报告 (A/55/1)，世界上几乎一半的人口不得不满足于以每人每天不足 2 美元的生活费维持生活。而 3 亿非洲人每天赖以生存的甚至不到一美元。此外，这种贫穷状况特别是由于艾滋病毒的迅速传播而变得更加严重。艾滋病是又一个祸害，它给非洲和全世界的整个家庭造成破坏，带来苦难，导致家庭的分裂并使很多家庭成员死亡。

这些是破坏稳定的因素。虽然这些因素都不同，但它们加在一起造成混乱并使国际关系处于不稳定状态，但是，我不打算仅仅提供一个大会已经非常熟悉的，而联合国也正在不断处理的各种祸害的清单。我们也不应无视所做出的努力和已经取得的进展。我想强调——我在这一点上同意大会的看法——联合国和多边体系没有充分的资源来应付这些重大挑战。我们已经为此而工作了很久。我们现在不能失去信心。我们有义务对我们的行动给予必要的推动。

我们怎样可以做到这一点？首先，要从一种战争的文化发展到一种真正的和平文化。加蓬对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一项经常性内容的和平理想始终不渝，它是从与班图文明相同的根源汲取力量的。我们有义务使各国人民与各国之间对话与宽容的优良做法占有最高的地位——我们在自己的家庭中就是实行这些优良做法的。我国通过作为一位不懈的调解人的奥马尔·邦戈总统的亲自努力而使这些做法成为一个政治和外交文化的原则。

因此，我们必须返回我们的根源。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回到那些传统的诫律，这些诫律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有影响力，因为今天的和平往往不是受到外部的威胁而是受到内部的威胁。我们必须使《联合国宪章》适应这些新形势，特别是通过调整安全理事会在处理国内危机方面的任务。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欢迎有卜拉希米先生领导的联合国和平行动问题小组所发表的报告。我们深信，这份报告将有助于促进维持和平行动方面的一种新做法。虽然维持和平行动作为一种对局势做出反应的手段是必要的，但它们是不充分的。在第三个千年中，关键问题不是仅仅在公开冲突的对手之间实现停火，而是在冲突爆发之前通过采取旨在消除造成暴力的根深蒂固的原因的行动来化解冲突的能力。

可以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建立或加强区域安全机构，以使我们能够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冲突，从而使我们能够大大减少军事开支并把节省的资金用于其他发展需要。

因此，在分区域一级，加蓬正在与中非其他国家合作促进在实施预防性外交后建立一种信任气氛。

比如，我们次区域国家元首已经建立了中部非洲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一个负责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成员国之间的军事和政治合作的机构，以促进措施，维持与巩固和平与安全。中部非洲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有一支中非多国部队和一套中非预警机制。

加蓬政府已经为有效的启动中非预警机制采取了切实和财政步骤，该机制总部设在加蓬。但是不用说，只有在联合国和其他合作伙伴的支持下，这一机制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在更加广泛的区域范围内，一个促进联合行动、合作、发展、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的类似框架——有邻国尼日利亚和三个中非沿海国家组成的几内亚海湾委员会，已于 1999 年 11 月 19 日在利伯维尔成立。

最后，必须加强多边裁军和不扩散机制。加蓬已经批准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和禁止核试验条约，我们将继续积极支持国际裁军努力，鼓励已经展开的打击轻武器和小武器非法贸易的进程。在 2001 年夏季召开一次国际会议讨论这一贸易问题是重要的，因为相当清楚，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大多数冲突是由武器、毒品和钻石走私者维持的，是靠除其他外，一些主要跨国公司支持的，它们向冲突地区提供武器和毒品，受益于非法所得，并且参与洗钱活动。

我们也无保留地支持建立国际刑事法院，坚决主张《罗马规约》迅速生效。

关于加强消除贫困的斗争和发起新的合作以促进发展，非洲大陆接受它对非洲的经济恢复负有首要责任，这项任务的成功主要取决于它自己的努力。但是，在世界兴高采烈地进入第 21 世纪的时候，被边缘化的非洲却任凭贫困与贫穷宰割。它现在经历的危机规模之大以及要提供的资源之重要，需要国际社会支持非洲努力，增加减让性资源，扩大商业和贸易，以及减免债务。

今年 1 月，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各国与政府元首和布雷顿森林机构在利伯维尔讨论了就此痛苦的贫困问题进行合作的问题。会上提出了一项消除贫困的新方针，以 2015 年为目标日。在这次经济首脑会议上，各国和政府元首就审议非洲大陆在新千年初

的前景和在加快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中所面临的挑战，提出了建议。

无疑，消除贫困需要更快的经济增长，增长的成果造福于尽可能多的人。这方面，如果我们想要发展和经济增长产生更加公平地分享的好处，社会正义是有益的指导。

我们各国与政府首脑承诺加倍努力，促进扎实与可持续的增长，以减少贫困。而且，他们重申，他们决心加快已经开始的次区域和区域一体化进程，于今年在洛美建立非洲联盟。

一个开放和相互依存的世界需要有机制保持平衡和帮助促进正义，防止侵犯个人和大自然。它也需要所有国家和人民参加发展，需要经济关系的效益，在国际关系中鼓励透明度、可预见性和稳定。

一个办法——在这一点上我同意许多专家的意见——是让国际发展合作不仅包括援助，而且包括以个人为基础，在全世界保障可持续发展所必要的一切活动。

这样，我们就能同意，发展援助首先有助于为各国创造发展条件，有助于消除贫困。贫困显然与正义、大众参与和效力不相容。

不管在全世界实现粮食自足可能看来很有必要，但是，应该加强发展中世界的国家能力，以便利有效地执行有关环境保护、贸易自由化、宏观经济管理和银行监督的国际协定，它们对一个全球化经济的适当运作十分必要。

回顾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合作与声援和援助是同义词：最富裕的国家援助最贫穷的国家。现在是改造这一合作的时候了，使它变得更加生动，而且首先是使它成为全球化新现实的一部分。

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署长马克·马洛赫·布朗先生发起的最近的部长级会议，强调需要加强该机构的能力，以便更加有效地完成它的使命。

这一加强特别有必要，因为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不可能想象发展而不适当考虑环境的需要。比如，开发计划署可以加强它对以森林产品作为本国部分资源的国家的援助，以实现森林可持续和生态可行的管理。

关于加强环境保护，目前在联合国内进行的只批评森林国家的辩论是不公正的，因为我们知道，对我们星球造成的损害主要是由工业化国家排放的温室气体造成的。相互推卸责任无助于事。相反，我们应该本着 1992 年里约会议的精神，共同寻找办法，使我们都能保护我们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

我现在谈谈减轻沉重的外债负担问题。在这一严重问题上，我国几乎每年把预算一半用来支付债务，进而削弱了我国的发展努力和机会。近年来提出的减免债务机制对我国有歧视，它们不让我们申请。我们说，它们的理由是不公正的，它们是根据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但没有考虑到我国负债的能力，或者国民收入在资本、劳力和税收之间严重分配不当的情况。

加蓬的一个大学专家组最近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我国不到 40% 的国内生产总值有可能在局部产生倍数效应。

加蓬这个在撒南非洲唯一被列入所谓的中间收入类型国家的特殊形势，是因为其财富系由外部的积极参与者所产成并为其服务的。

因此，向国际社会发出的更公平对待我国债务和其他国家债务的呼吁，就不仅仅是一个请求形式了。为了所有国家的利益而加强国际贸易制度具有重要的利害关系，正如秘书长所正确指出的那样，这样全球化就可以成为有利于全人类的积极力量。债务问题不仅是我们国家，也是非洲各国依然主要关注的问题。我们认为，我们的伙伴应该表现出某种想象力，而不是提出同样的陈旧解决办法。

这就是在考虑债务问题时，不仅应考虑社会经济指示数字，也应考虑到一国为与贫穷和环境恶化作斗

争所进行的努力的原因。我们重申：帮助南方就是帮助北方和帮助所有的人。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发展中国家的状况，需要国际社会采取包含广泛的行动，以便把我们与各国人民休戚与共的义务转化为现实。

官方发展援助继续在下降。在贯彻执行哥本哈根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各项建议方面，我国最近在日内瓦再次申明其与贫穷作斗争的决心，它目前正在实施 20/20 倡议，即把国家预算的 20% 和官方发展援助的 20% 分配用于基本社会服务。我们在这方面都很清楚，20/20 倡议是与贫穷作斗争的极好方法。

令人遗憾的是，加蓬的努力因官方发展援助的急剧下降以及它被排除在享受外部优惠筹资的利益之外而受到阻碍。

我转而谈谈保护最易受伤害人民和与艾滋病毒/艾滋病作斗争问题。

非洲和整个世界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妇女和儿童在社会中的地位。在我国，妇女享有与男子相同的权利。我国的教育制度保证，为了整个加蓬国家的利益，所有学龄儿童均可免费上学。学校入学率已从 1950 年的 27%，上升到今天的 90%。

此外，我国保证坚定地促进和保护儿童的权利。因此，我国于 2000 年 2 月在利伯维尔主办了一次关于贩运儿童和童工问题的国际会议。

我们呼吁执行该次会议的各项建议，该会议是加蓬国家元首在这里签署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及其两项任择议定书的直接后续行动。

关于与艾滋病毒/艾滋病作斗争问题，我高兴地向大会通报，在邦戈总统的倡议下，加蓬政府刚刚建立了一个全国团结基金，以便同这种流行病作斗争。加蓬认为，建立一个与艾滋病作斗争的国际团结基金，无疑将能帮助 3 500 万患有这种疾病的人，其中大多数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非洲。

我现在转而谈一谈联合国系统的改革和结构调整。秘书长在其《我们人民：二十一世纪联合国的作用》的报告中，强调有必要革新联合国。这种革新需要我们确认联合国的主要资产，重建其基础设施和信息技术能力，以及继续进行和平的革命——即始于 1997 年的改革。

在这方面，有必要订正会费分摊比额表。调整会费分摊比额表符合我们大家的利益，这样，本组织支出的负担以及其行动的自由，就不会仅仅依赖少数几个会员国。

本千年是一个预测我们将加以证明的丰饶和完美的象征，它具有巨大潜力使我们在建立更公正和平的世界上取得进一步进展。来这里参加会议的每一个国家都要对人类进行反思，联合国的缔造者们使人们回忆起了共同的价值观。人类本身便是上帝的象征，因此我们必须共同努力，使我们的创造者赠予的宝贵礼物：友爱、和平及自由结成硕果。

联合国必须保留那些经过试验表明是正确的做法，必要时采用和创造新的管理形式。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佛得角外交和社区部长鲁伊·阿尔贝托·菲格雷多·苏亚雷斯先生阁下发言。

苏亚雷斯先生（佛得角）（以葡萄牙语发言；英文本由代表团提供）：请允许我向先生你表示祝贺，祝贺你当选主席主持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我确信，你在政治和外交领域众所周知的经验，将确保我们的工作取得成功。

我愿对你的前任西奥-本·古里拉布部长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感谢，他精力充沛地、成功地领导了第五十四届会议的工作。

我还要向秘书科菲·安南先生表示祝贺，他的报告《我们人民》作出了不同寻常的贡献，为我们的讨论以及为我们共同努力使本组织日益为国际大家庭服务，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我满意地向图瓦卢表示最热烈的祝贺，祝贺这个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成员被接纳加入联合国。

在大会本届会议期间，将举行许多重要会议，涉及到对国际大家庭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为发展筹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排外主义和有关的不容忍；以及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这些全球会议无疑会极大地丰富我们特别是在 1990 年代成功编写的协商一致文件，这些文件旨在为我们不断更新的国际合作达到最佳化，提供一个基本的框架。

众所周知，这种资源并没有被深入开发利用。西南对话继续因被福利水平的巨大差异所分离的两个世界之间的相互指责而受到影响。

如果我们真正希望在社会稳定的环境下实现发展、公正和平，就需要更好地本着合作的精神对世界进行治理。

然而，在国家和国际各级，处于特权位置的国家继续不让他国自由参与和公平分享。因此，在所有各级都存在治理问题。然而，在每一级，那些维持现状对其有利的国家利用其他各级的缺陷来为自身不采取行动辩护。认为由于我们的伙伴犯了错，因而我们有权利犯错的想法是一种错误的逻辑。这是一种行为模式，甚至是一种主张，它被描述为生活现实的一种反映；目前尚不明确应如何消除这种行为模式。

即使想看到这次世界领导人对话，即千年首脑会议的近期结果，我们需要等待一些时日。然而，我们相信，这些结果一定会出现。在最高级别，国际领导人之间的会晤提供了一个场所，使他们可以进一步坚定地声明我们掌握着解决我们各个社会和我们共同居住地所面临问题的办法和手段。我们所缺少的是对各项决定的适当执行以及这样做的必要意愿。这里我所指的是缺乏政治意愿来共同创造必要和足够的条件，以便我们实现全人类的进步，而这是我们思想意识和我们讨论工作的一项长期目标。

对这一政治意愿必要性的认识将产生自这样一个基本信念：我们构成并组成一个相互依存的国际社

会，它的实质把所有人的命运与一项事业的成败联系在一起。

与此同时，在竞争与合作交织在一起的国际关系中，天秤仍然偏向不平等、不对称和自我主义的构架。在我们努力谋求普遍进步和福祉的时候，这一构架日益严重地损害到我们的能力和我们的想象力。

因此，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在国际范围，尤其是在那些从目前状况获益的国家中，我们将在多大程度上看到人们日益坚信真正独立的存在以及迫切开展与此种全球相互依存相称的协调与合作的必要性。

与此同时，我们不能以其目前——排斥性的、支离破碎的、只为少数几个国家提供机会——的现状去看待全球化，而应将它视为一个将日益反映世界是一个整体并确立这一整体的进程。

千年首脑会议再次提出了联合国在二十一世纪中的作用问题。我认为，我们这个世界性组织作为具体落实《宪章》中所规定国际社会概念的推动者并作为其政治理想的基础，可以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今天和明天的世界里，各种事件都是不同决策者所采取行动的结果。因此，联合国推动这项努力的前提是，所有有关各方——当然包括政府，还有议会、广大民众、民间社会团体、私营部门和新闻媒体等等——的参与。它们都可以而且应该被纳入这项努力之中，其目的是反映跨越表面矛盾的共性。

作为各国的一个自由而普遍的联盟，联合国负有使命并且应该使自身有能力汇聚世界的不同声音，为它们提供对话的空间，以谋求更高层次的谅解。在这方面，《千年宣言》中所体现的基本价值提供了一个持久的动力源泉。

然而，从短期来看，我们需要有一套连贯一致措施，以建立一个有利于发展，从而长期消除贫穷的环境。在制定此类措施时，应考虑的首选问题将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同。在极其贫困的地区，例如非洲大陆，当然必须扭转公共健康的下降趋势，并把必要的资源

用于改进公共教育的质量并扩大其范围。在当今世界，如果人民不能达到起码的健康和教育水平，如果有关国家不能建立合理水平的基础结构，而没有此种基础结构就无法有效接纳其所需的经济投资，那么就不可能实现发展。

此外，无数发展中国家仍然希望能持久地解决无法承受的债务负担这个核心问题，希望寻求解决办法，替代过去用于处理这个问题的众多既微不足道又为时过晚的不彻底措施。

即使有适当的经济政策、负责人的行政管理和生产力很高的社会，但假如各国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受到限制，如果它们遭遇到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那么它们取得实际持续进展的能力就会大大受到约束。尤其是对最不发达国家而言，这些限制因素会使他们无法融入全球经济。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要表示深为关切继续影响不同国家和人民日常生活的冲突的形式和激烈程度。这些冲突在国内和区域范围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在这方面，我们非常担忧地注视我们分区域国家塞拉利昂的局势。我们希望最近由联合国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协调努力制定的措施将帮助使塞拉利昂人民重新享有他们理应享有的和平与稳定。

佛得角继续密切注视安哥拉局势。我们与该国有着漫长的共同历史。由于安盟拒绝遵守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拒不执行《卢萨卡议定书》的规定，影响安哥拉人民的人道主义悲剧，尤其是大批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存在，已经达到了不可忍受的程度。因此，国际社会应最优先重视向安哥拉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问题。

在东帝汶，联合国所作的值得称赞的努力对在不远的将来行使直接主权和自决是一个好兆头。然而，有迹象表明，有人继续企图破坏这一进程。最近杀害担任维持和平者的国际公务员行径应受到国际社会的最强烈谴责，并且需要安全理事会采取适当措施。

联合国的作用越来越侧重于人的价值和尊严，这要求我们每一个国家，不论大小和贫富，满怀信心地

把我们的共同努力当作我们集体寻求解决困扰我们地球的问题的方法中的试金石。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刚果民主共和国外交事务和国际合作部长叶罗迪亚·阿卜杜拉耶·恩多姆巴希先生阁下发言。

恩多姆巴希先生（刚果民主共和国）（以法语发言）：我再次请那些为我们的发言作口译的人包涵，因为我要再次让他们经受在没有书面发言稿的情况下工作的考验。

我将在重复与熟悉的问题、欺骗与真相之间转来转去。

第一，重复。象去年一样，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阁朗·德西雷·卡比拉先生派我走上这一同样的讲台谈论同样的问题。尤其来自卢旺达和乌干达的我们的入侵者和侵略者在我们国家，我将再次谈论这一问题。这是在“重复”的标题下。我将本着联合国原则精神和文字谈论这一问题。方案是重要的，因为它帮助我们理解这一局势。我建议各代表团对我们在这里做的历史性工作做一点小动作。稍微玩弄一下“历史性的”这个字眼，把一两个字母互换位置，就能找到另一个意思。

我正在等待联合国将在某一天通过的有关侵略和占领我国的问题的解决方法的文字，这些侵略者和占领者就坐在大会堂，他们昨天和今天都作了不诚实的发言。乌干达说，它到我们国家来是为了解决刚果人之间的问题。乌干达人是作为观光者来的吗？他们是作为科学研究者来的吗？

我们需要再来看看“侵略”的定义。这些人通常是我们的邻居，他们离开自己的国家，跨过我们的边界，进入我们的国家，并且甚至在我发言时正占领我们的国家。他们好象还没有走得太远，他们甚至自说自话地说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来解决刚果人民之间的问题。他们不谈卢旺达人间对话。他们不谈刚果人间对话。也许，这正是为什么他们割人喉咙、杀人、割掉生殖器、以及活埋妇女的原因。他们象凡-高种玉

米田一样，种手臂田，他们活埋妇女，让她们的手臂露在坟墓外，以便以后收割手臂。他们把我们的人民关在其简陋的小屋，然后放火烧小屋。也许，这就是他们对参与解决刚果人问题的理解。岂有此理！

其中一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在纽约玩弄花招并说：“我们将不离开刚果民主共和国。”，这是一种欺骗。尽管安全理事会明确的决议——第 1234（1999）和第 1304（2000）号决议——明确地说，卢旺达人、乌干达人和布隆迪人必须离开刚果民主共和国，但这些国家的代表却到这里来说“我们将不离开”，这些冒名顶替者来到这种大楼，并胆敢在聚集在这时的各国领导人和代表的面前施加压力。

我不想有人告诉我——尽管这是真的——

（以英语发言）

“你作了精彩的发言。”

（以法语发言）

我要有人告诉我“我们将向我们各国政府和国家元首汇报你所说的话，因为这是真话，针对欺骗的真话。正如哲学家斯皮诺萨说的，“Verum index sui et falsi”意思是，真话是真话本身和谎言的试金石。我国一位歌唱家——他的名字科菲·奥洛米德值得记住——用听刚果音乐的非洲人所熟知的一种语言唱道，我把它翻成英文：“谎言乘电梯，但真话走楼梯。”这句话用林加拉语说更好听。

因此，侵略者的谎言迅速地升上来欺骗人民。这些人装扮成小绵羊，这些人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国家里，在那里没有一个人欢迎他们，他们不请自来。他们在那里。他们竟厚颜无耻地说：“我们将不离开”，尽管安全理事会明确的决议责成他们毫不拖延地、无条件地离开我们的国家。

然而，我今天重申我去年说过的话，我之所以必须重申这一点，是因为这些人仍在我国，且没有要离开的迹象。他们还有令人愤慨的计划，例如通过瓜分

我国并使所有省份同他们的国家连在一起而建立所谓“大湖区共和国”。

看一下我国的地图似乎就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你会看到我们的 2 347 000 平方公里的土地位于受其引力而围绕它做某种布朗运动的小行星国家中间。它们进入我国、屠杀人民，以及如我早些时候所说的那样，无耻地指出它们不会离开。他们认为这种谎言会盛行，因为它坐的是电梯，而我们的真理却是走楼梯。但我认为我们的真理正在你们的心中起到作用。正义在我们一边。

我们的士兵即没有在基加利也没有在坎帕拉，然而我国却有大批我们并不需要的外国士兵，其人数和武器正在增长。无疑，他们是到那里旅游的。鉴于我们正开启一个历史性的千年——我们应考虑这一形容词的意义——我们必须提醒这些人注意他们现在、今天就必须离开。他们应该回家，他们绝不可继续留在我国，因为他们正在做的事是可怕的。

我向大会描述了这些本应由于和平理由而在我国的人所正在做的事的恐怖情况。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他们正在屠杀人民。他们活埋妇女并割掉俘虏的生殖器。需要分析这一情况。为什么有人要这样对待俘虏？乘坐电梯的谎言不会告诉你这一情况，然而走楼梯的真实情况会告诉你。我希望你们将告诉你们各自政府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局势的现实情况。人们说它是复杂的，但实际上它一点都不复杂。那些人并未在他们的国家。他们越过了我们的边界，本应是保障他们的边界，之所以说本应是因为种族灭绝者正在我国，不时返回自己的国家去制造混乱。

再一次看看我国的地图。你会看到这些我提到的小行星国、尤其是卢旺达，在基伍湖上有边界。这是一个很小的地区，是我们之间的真正边界。如果你看一下地图，就会看到这些小行星国为了保证它们的边界，越过了这一实际边界 2 000 公里，来到大西洋开战。我们不知道他们如何到处移动其士兵，因为他们并没有飞机。然而，我们确实知道他们得以做到这一点。他们把重武器移动 2 000 公里，以便开战，其目

的是保卫 2 000 公里以外的边界。谁能够相信这一点？谁能够宣称这是事实？当你想捍卫和确保自己的边界时，你把部队置于边界之上，从而他人不会越过。

还有另一个谎言：他们说他们是在追寻人人都记得的自 1994 年以来的种族灭绝肇事者。他们宣称他们正在追寻他们，因为他们藏在我国。那么这些人占领了我国边境地区的两个省份以及离赤道更远的另一个省份。

他们没有抓到任何活的或死的种族灭绝分子。如果他们抓到了，那才是令人吃惊的。卢旺达人说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有种族灭绝者，以使他们的存在合理。然而，他们没有抓到任何人。

他们为什么从未抓到一名种族灭绝者？我以为他们无法同时做两件事。每个卢旺达人或乌干达人只有两只手，这两只手是很忙的。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他们在夺取我们的钻石、铜、金、贵重木材和稀有动物，这些他们在其国家中是没有的。他们正成为钻石出口国。如果你看一下股票交易市场，就会看到卢旺达本月出口了这么多的钻石，但这些钻石上沾满了刚果人民的鲜血。雇用他们的“以钻石为主的社会”正在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和安哥拉做同样的事。人们可以说这些国家同我国之间的共同点是我们在“以钻石为主的分子”的压制之下，他们阻止我们建立民主。我们的情况是“以钻石为主的分子”针对民主人士。这是这些穷国中可以发现的最深一层的意义，它们想通过抢掠而致富，他们是在众目睽睽和光天化日之下这样做的。更令人吃惊的是，没有人让他们停止掠夺而回国去。这绝对是一种骗局，也威胁着我们的非洲兄弟。一个仅是我国面积八十分之一的国家不久前即在卢蒙巴之前控制着我国，竟敢允许其司法制度进行起诉，因为我国有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

我来自远离卢旺达边界 2 000 公里的大西洋附近。在我们的省份中我看到很容易以其表现型而认出的人，伴随着一些经该省而前往金萨萨的刚果人。他们甚至到机场来捍卫 2 000 公里以外的其边界。我们

的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奋起拒绝他们。我们告诉他们我们作为一个面对入侵者的真正爱国者所必须告诉他们的话。

这个是我国面积八十分之一的国家，竟允许其司法制度起诉我，对我发出逮捕令，并通知所有其他国家：如果我前往那里，就应当因对人类的犯罪而被逮捕，这不过是因为我作为爱国者而讲的针对那些进入我国的人的话。

一个比其他国家更强大的国家应受到痛击而要求得到一条通往大西洋的通道。我们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到达基伍省的，他们实际兼并了该省。他们更换了当地的行政长官，任命新的省长并改变电话系统。你要向该省打电话，就需要拨卢旺达的号码。这已是人所共知。他们甚至指挥汽车交通。换言之，他们完全接管了我们这一省份。然而，他们在讲话中说赞成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同时他们却在我国任命省长，更改我们街道的名称和做出决策，好象这是他们的国家。

这些国家在我们的丛林里泼洒鲜血，竟然认为有权指令我们该由谁来担任我们的外交部长。他们威胁我的自由运动，或许以为我无法来纽约，但我们自有我们的办法，现在我来了。我还会离开纽约，去我国总统要我去的任何地方。我们希望想与我们保持良好关系的其他国家，不要相信这些无知法官的话。

我说“无知”，是因为我曾呼吁我国人民站起来，打败入侵者，让他们低头认错，但这些法官以为，我在要求绞死入侵者。这些法官如此无知，他们不知道，我是在引用伏尔泰的话。而现在我承认引用了伏尔泰的话，他们也许将对伏尔泰发出国际逮捕令，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此人是何方神圣。这些国家凭什么可以自封为国际法官，因为在他们领土之外发生的行为起诉并非其本国公民的人？这些法官不是按法律行事，因为他们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他们遵循的是丛林法则，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捕猎者。他们在两年前就已做出声明。他们就像捕猎者一样，悄悄接近其猎物，但我同样也不动声色。我没有得到警告或通知，

但国际刑警组织知道，只要有办法，它就一定会逮捕我。他们就像一场围猎中的猎手。

人人都知道我国总理卢蒙巴先生的结局，在联合国的一位秘书长为之丧失了性命的一场悲剧中，人们、尤其是某个人干下了用硫酸溶解卢蒙巴尸体的肮脏事情。他们现在跟在我后面。或许是因为他们缺少硫酸。这位先生保留了卢蒙巴的一颗牙齿作为护身符，并在电视上展示，承认他们肢解卢蒙巴的尸体，又在硫酸里溶化掉，却留下他的牙齿避邪。这些国际法官始终没有采取行动，起诉自称溶解了卢蒙巴的尸体并保留下他一颗牙齿的人。我想，这些人没准打算在一家博物馆，靠卢蒙巴的一颗牙齿招徕观众，发财致富。

我的非洲兄弟或许也将被起诉，只要那些自称有权任命政府成员的人对他们发出逮捕状。我的兄弟们不应保持沉默，原因就在于此，他们是外交部长，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他们应当反击。他们不应认为我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必须阻止这些国家超越权限采取行动。没人授权他们可以按照自家的正义管理世界事务。

我不想在这个荒唐的事情上浪费时间，但我要深入探讨一下，真理与谎言问题。人人都认为，我们为联合国的外交工作设了障碍，但卢蒙巴的牙齿表明，我们的行动有其历史上的原因。既有前因，必有后果，我承认我们对如何布署联合国部队非常挑剔，但我们还是尊重了本组织的意愿。我们对特派团和卢萨卡停火协议表示认可，虽然战火还没有平息。人们始终认为该协议是有效的，但协议于1999年7月10日签署，时至今日，战火仍在燃烧，战争仍在继续。而人们也仍在谈卢萨卡停火协议。

确实，卢萨卡停火协议将闯入者，侵略者称为“当事方”。这些当事方签署了协议，但安全理事会第1304（2000）号决议意味着他们是侵略者，责令他们离开我国。因此，他们已不再是当事方，而是应该尽快离开的侵略者。

此外，他们的刚国傀儡是在发挥特洛伊木马作用。这些入侵者利用某些蒙博托的刚果支持者，为他们入侵我国和他们的侵略行为辩护。现在，其中的一个小行星对以往蒙博托手下的士兵给予了庇护。这些士兵在坎帕拉受训，并公开宣布他们的目标是重返金沙萨。某个大国正在帮助他人我国边界建立军事基地，并培训士兵，以经常来我国观光。

我们必须保持警惕。我们必须采取行动，确保执行联合国各项决议。我们想告诉联合国的是，联合国要想提高效率，取得更大成功，必须执行其自己的决议，我想表明，明年，我不想回到这里时，重提卢旺达人仍留在我们国家，播种死亡，在我们的土地上抢掠。联合国必须最终执行其自己的决议。

它如何做到这一点？他可以强制乌干达人和卢旺达人返回自己的家园。我们不希望他们留在我们的国家。他们是我们的邻国，是围绕我们的轨道运转的星星。他们应当回到自己家里。他们应当与我们对话。我们像所有其他人一样，希望结束这场战争，通过谈判结束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谈判中结束的，阿尔及利亚战争是在法国与民主解放阵线之间的谈判中结束的，越南战争是在这里的东道国与越南人之间的谈判中结束的，历史上最漫长的北爱尔兰清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战争也有迹象表明将很快结束。它又是如何结束的？是通过天主教徒与清教徒之间的谈判结束的。

就在几天前，在谈及另一个问题时，我提到了40多年前，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242（1967）号决议，但该决议只是到目前才开始执行。现在，我们不想再为我们的克林顿和我们的戴维营等待40年。联合国必须立即执行其决议。它必须支持我们确保侵略者回到自己家里去，不管他们说些什么。他们现在不是在自己家里。我们不希望他们留在我国。他们必须回到自己家里去。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经过长期酝酿才爆发的。我们现在看到了那场战争之后永久和平的希望，但我同意保罗·艾吕雅所说的，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因为孕育

怪兽的那个子宫仍然有生殖能力。我们希望所有人、甚至我们的敌人都成为我们的兄弟，我们希望重建被蒙博托暴行蹂躏的国家。像艾吕雅一样，我们希望将水化为光，或像我说的，让人人都成为我们的兄弟。

这就是我给大会的口信。我重申，不要告诉我：

(以英语发言)

“你作了精彩的讲话”，

(以法语发言)

请说“我们理解你的口信，我们会告诉我们国家的政府立即执行联合国的有关决议，这样侵略者才会滚回老家。”请帮助我们同他们谈判结束这场战争，因为同其它一切战争一样，这场战争也应该结束了。我们

中的一些人经历了 32 年的活动，为等待 1997 年 5 月 17 日这一神圣的日子，头发都等白了。看看卡利巴总统和我的头吧，人们一眼就能通过我们过早的脱发认出我们，而这些头发是我们等待重新进入金沙萨的时候脱落的。

所以，我的非洲兄弟和其它国际的兄弟，包括许多拉丁美洲的兄弟，我要用一句西班牙语结束发言。我不想翻译这句话，以免那些不理解的人会拦住讲西班牙语的同事说“他说什么？”

(以西班牙语发言)

“你的邻居房子失火时，小心你自己的房子。”

下午 6 时 5 分散会